

北海文史

第十一辑

社会·事件

“香坪书院”与“闹卡事件”

——同治八年北海人民“打油厘官”的故事

1、名号学府缘起风潮

“香坪书院”是北海最早的学府。院址就是现今的一小学校。它是北海商人于前清同治九年(1870)筹资兴办的。向以师资优秀，教学严格出名。师资非资深学博和硕德素著的，是无资格在“香坪”坐帐的，故在近一个世纪中，它曾为北海造就了不少人才。现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少不是“香坪”的学生。所以“香坪”能入合浦各大书院之列，绝非偶然。

说到“香坪书院”的命名和缘起，还得从前清同治八年四月间，北海发生一起著名的“闹卡”风潮(俗称“打油厘官”)说起。

2、商业良港污吏温床

北海成为国际有名的商港，滥觞于清朝咸丰初年(1851)，是因为它的地理条件，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致。它是南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门户；那时，波山艇军起义影响西江水路阻塞，原本在梧州港出口的两广境内以及云、贵两省的土产物资，不得不改从北海出口，又因在“五口通商”之前，未设关税，只由清政府派驻一委员在此设卡，征收部分进出口货的厘金。这就是促进北海商业迅速发展的原因，到同治年间是商业的鼎盛期。正是“户盈罗绮，市列珠玑”，商店栉比，舟车辐辏。好一派繁荣景象。这就给一班赃官污吏提供温床和乐园。厘卡委员一缺，就是个淘金窟，摇钱树，谁当上这个差事，谁就私囊膨胀。故北海人民就把厘卡委员与“脓官”一词作为同义语。从来贪赃必枉法，枉法必残虐，这个规律，在前清同治八年(1869)驻北海办卡委员沈茂林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他承袭了前任加率抽厘，短报上缴的手法外，还加上强买强卖，敲榨勒索这一手。北海人畏之如虎，妒之如仇，已非一日了。

3、假虎威卡役肇事 犯众恶委员丧生

有一天，卡役奉沈茂林之命去街买担头米——是贫苦市民向地主买谷加工，肩挑出售以图薄利的大米——卡役强以贱价兼扼秤收购，卖主不愿，发生争吵，卡役即拔枪威胁，欲行名买实抢，因而激起围观群众的义愤，内中有曾经吃过厘卡苦头的人便乘机对卡役饱以粗拳，使这个平日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家伙当场威风扫地，卡役恼羞惶急，即扳枪机，误中对面邓荣记鞋店伙计邓振基，即时毙命。卡役乘机溜走。群众见状，积恨怒火有如火山迸发，有破口大骂的，有磨拳擦掌的，有暗暗咀咒的，一片鼎沸；死者家属闻讯，披头散发，拖儿带女赶来抚尸痛哭，众人目睹惨象，益发火上添油。内中有个气宇轩昂，衣着出众的人，高声向众人说：“青天白日，横行霸道，枉毙无辜，成什么世道？街坊们！何不找沈茂林算帐去！”众人认得这是大西街做“红单船”附帮出洋的富商名叫吴明良的，他的进出口贸易。屡遭厘卡盘剥和为难，恨不得把厘金厂一拳打烂。众人闻说，又涌出几个粗壮汉子，一声呐喊：“街坊们，有胆的跟我来！”便带头冲向厘金厂，洪水般的人流汹涌随至，涌入厘金厂，见物就砸，把个厘卡砸得稀巴烂。正在内厅会客的沈茂林，满头雾水，闻声出来，挨了一阵乱拳后被人七手八脚的边打边拖到“三婆庙”（现外沙桥头），绑在山门前幡杆石柱上，成为众人出气泄忿的“捶盾”。等到珠场司巡检衙门出动弹压解救时，沈茂林已经七孔流血，三魂归天了，应了众人唾骂的“不得好死”的恶报。

4、兵船压境市民逃生

广东督抚瑞麟闻变，异常震怒！即调阳江镇总兵庞玉率领属下游击、都司营悍勇三百多人，分乘兵船二艘疾驶来北实行武装镇压；一面电飭合浦县和北海珠场司巡检与各武备衙门协同究办，杀气腾腾，大有玉石俱焚之势。

恶耗传来，北海有如行遭洪水淹来一般，人人自危。因为擅杀朝廷命官，就是犯天条，不是玩笑的。天晓得毁身家诛九族的大劫落到谁的头上？何况从来兵匪不分，丘入入境，几家瓦全？虽幸免一死，必将身家难保。于是大商家漏夜转移物资，小市民惶急收拾细软，车马喧阗，老幼相携，风尘扑扑地向四乡疏散。原本繁华的市镇，顿时鸡飞狗走，十室九空。

5、王县丞苦心转环 小市民惊魂甫定

合浦县令王德溥，字香坪，江西人，进士出身。为人宽仁持重，接篆以来，

颇著政声。此次北海事件，奉命严办，甚感棘手，思有以息事宁人，免广株连，又不致有悖上宪。如何作到上下玲珑，面面皆圆，一时苦无善策。便决意亲到北海访察一番再说。于是便轿筒从，只带了幕僚一合浦名士陈复初一人前去，好在廉北相距咫尺，半天即达。自有珠场司巡检为首的一班地方文武属员前来高德迎接。当晚王令尹下榻于大西街的水师行台。次日偕幕僚陈老先生微服来到出事地点察看，召见地方殷实父老和里正等人详询事件经过，众人一一具实回禀，并众口一词都说卡役无理和沈委员平素种种暴行，致干众怒云云。王令尹已胸有成竹，即与陈老生商拟请示电文，先详禀事件始末，后陈述利害和处理意见，略谓“……滋事行凶究属少数刁民，余悉无知盲从。今闻官兵压境，殷实良民，纷纷挈家走避。刘安则鸡犬飞升；郑侠之图象可悯，店户罢市，家室流离，生计濒绝于小民，剽掠机乘于盗贼……，窃恐株治太广，商埠丘圩，不足仰副朝廷爱民体物之心，难免小民挺而走险之虑！抑且于洋人侧目旁观之下，有损我文明仁治国体。嗣后厘捐绝源，餉项安措？权衡得失，筹思至再，鄙意惟严惩祸首，不罪盲从，各安本业，而维市寰常序，乞为裁夺”等语，并要求撤回庞玉兵船，免致市民惊扰。督抚诸公见利害剖陈，言之成理，亦愿大事化小，即覆电照准，并命就近转告庞玉返航，毋需登陆。王令尹接电宽慰。翌晨，便服筒从步行通衢，亲自向群众宣布：“此案已了结。不干大家之事，望各安本业，勿自惊扰，万事有我王某担当；。”从大西街到接龙桥，说得声嘶力竭。群众见县宰大人纡尊躬临。亲口宣布，谁个不信。都纷纷回家，城市生活很快恢复正常。

庞总兵的兵船于是日到达，因无引水带领，泊位不熟，又值西南风浪大作，只好老远下锚待命。眼巴巴见北海近在目前，无法靠岸，晕船兵勇个个呕吐呻吟，怨声不绝。正在焦急，王县令皆同地方文武僚属驾船到舰，彼此叙礼，王令尹对庞总兵旅途辛苦，慰问一番，出示督抚着即回航电文。即请庞总镇及同来的游击、都司诸头目一同上岸，为之置酒洗尘。席散，庞玉等告辞返航。亏了舰上的“丘八”眼睁睁错过发财机会，又一连几天米水不进，叫苦怨骂不休。

6、悬匾庙堂酬神思衍德书院供禄位

王令尹送走庞玉之后，即着手处理一应善后：厚殓沈茂林与邓振基，并上请抚恤其家属，发牌拘拿为首闹事的吴明良和其他几个人，查封了与此有关的铺户二间。可怜这几人仗义为受害市民出气，自己却丧了身家性命。吴明良还亏手头

松动，在省城疏通夤缘，幸免一死，被判遣戍，家产没收。其他几人的结局，想不会比吴明良侥幸吧。可惜这几人都未曾留下姓名，他们算是北海最早抗暴斗争的无名英雄了。

事后，一般无知市民就轻信职业神棍编就的连篇鬼话，说阳江兵不能登陆，是因为“三婆庙”菩萨派阴兵在外沙挡驾所致，北海免遭兵燹是靠神力保护的。于是发起募捐，设坛打醮，演戏酬神，还做一块牌匾，朱地金字，榜书“保境平安”四字悬挂在庙殿之上。足足闹了一个月。神棍发财，市民欢喜。

而一般商人宁信官权。认为事件平息，全赖王县令转环斡旋之功。便由广府行诸巨头倡议筹款兴建书院一所，以县令尊讳“香坪”命名。明年，书院落成，供奉令尹禄位于大厅之内以志其德，这就是“香坪书院”的由来。

北海曾是震惊世界的疫病之源

《合浦县文史资料》第二辑郑其容同志有关合浦县鼠疫的历史资料，征引颇详，触发了笔者的兴趣，便翻阅整理了手头有关资料，对本市部分仅作一点补充。

据郑文引用伍连德氏所著《鼠疫概论》的论述，合浦的鼠疫早在1867年(同治六年)首发于北海，从此在合浦内地蔓延，历年以来，或潜或发，有轻有重，一直延续到1931年才基本停止。它对于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人民生命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1898年香港爆发鼠疫扩散到广州、厦门和世界各地以至酿成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据许多学者认为，病源是通过商船从北海传播到香港而引起的。

郑文引用伍连德氏的论著，是根据曾经在北海作过实地考察总结的鼠疫研究专家、著名医生J·H·Lowry(罗利氏)的报告资料写成的。罗利氏于1882年到了北海，专门对鼠疫病源发生的环境、病状、起止季节和气候特征等规律作了具体的调查研究。他为掌握这种疫病的第一手资料，在北海一直呆到1884年。

从罗利氏的笔下，我们得知北海在1882年时市区环境卫生的情况。他说，北海居民“的住屋仅是茅棚，住屋低于街道，下雨时污物流入屋内排不出去”。“地面的垃圾污物没有洗净的机会，街道上由于担水经常是湿湿的，即使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亦能见到墨绿色象油一样的浓浓污水从室内流出去”。罗利氏分析了致病的原因是由此种不卫生的环境所致外，还探讨了个人卫生的重要因素。他说“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一个(居住在北海的)欧洲人染上这种(鼠疫)病，虽然那时他们

亦住在简陋的中国房屋中，并被不卫生环境所包围。这帮助证明，疾病容易发生，部分是由于贫民窟的(个人)不卫生习惯所引起的”。对于鼠疫的症状，据罗利氏所说和笔者当年耳闻，患者都在腹股沟或颈淋巴腺出现结核，称为“淋巴腺鼠疫”，又称“痲子疫”，这是北海人对人恶毒咒骂为“痲子鬼”的出处。这种疫病季节和气候规律，一般在3月底发生，4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最厉害，5月末下降，6月完全消失。如果上年冬季干旱的话，便会诱发疫病的流行。

1882年4月，鼠疫病从钦州传入北海。先是家畜染疫大量死亡，然后祸及居民，在当时市区二万五千居民中，大约因疫病死了五千人，至6月底才停止。

1910年初夏，北海瘟疫发生之前还流行天花，夺去了一千人的生命。居民走避一空，大商人出重资雇人看守门户亦无从雇得，本埠三家洋行代理商经理均次第染疫死亡。

1913年3月，瘟疫、霍乱一齐在北海猛烈流行，到5月才消退，死亡二千人。本镇一些住宅区的居民几乎死光。有钱人携眷属租住海上驳船亦不能幸免。北第成为可怖的死亡城市。

为什么传统性的烈性传染病到1931年才基本消失呢？这显然与城市环境卫生和住宅条件的改善有关。因为那时北海已结束了八属军阀的统治，成立了市的建制，开辟了珠海、中山两条马路，建了下水道系统，污水初步得到排泄，病菌孳生环境已大大缩小，但尚不能与现今的市政建设规模和质量同日而语。故鼠疫虽已杜绝，但天花、霍乱、麻疹一直到解放初尚有流行，只有在解放后才真正谈得上根绝可怕的疫病，从而结束了人间的悲剧。可见今天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是何等伟大和必要。

(《北海卫生》1984年)

北海农村的“勒根营”

北海多竹，品种繁多。其中一种刺竹——北海人管它叫勒竹，粗生易繁，笋茎连生，丛簇如墙，密不通风；加上枝上长有坚锐的蒴刺，故这道竹墙，蛇鼠难越。农民把它密植于泥墙房舍的周围，成为一家一户的藩篱园圃。称为“勒根营”。园留门一道，门亦用勒竹编成，锐刺棘张，称为“勒门”。夜晚关闭，鸡犬不能走漏，竹墙坚密，枪弹也难洞穿。故无论夜摸悍匪都休想逾越雷池一步。清朝合浦知县马倚元诗云：“一带民居劫竹丛，泥墙数尺不通风。”是对此的形象写照。

农民们为了全村安全，把一家一户的小勒根营扩大为一村一寨的大勒根营，变户户为营到村村为营。重重的绿色屏障，丛翠簇绿，浓荫蔽翳，冬暖夏凉，构成北海农村的特有景观。“外江人”初到“贵境”，将发现每个村庄的特征几乎毫无差别，只有这种“营”的大小不同，故寻村问路，指点回答的将是这个或那个“勒根营”罢了。

这种现象是旧时代遗留的沧痕桑影。因为以往农村的治安，全靠农民自己群防群治，并不寄望于颠顽腐败的官府和与匪一家的官兵。故村规民约或自发的约定俗成，就有一条夜晚轮值“关勒门”的惯例，虽太平盛世亦不改其例。只要把勒门关上，村营家营各自成一统，便有安全感。故千百年来。勒根营成为广大农民生命财产的庇护所。

(《北海日报》1996年7月1日)

治安堡垒话“更楼”

北海合浦农村的特殊景观，除了“勒根营”，便是与之相映成趣，耸出竹梢树抄的高层建筑；北海人称之为“更楼”的了。

更楼，顾名思义是防盗的了望台，夜间常有人在楼上守望，谓之“守更”，更楼亦以此得名。地方志称之为“望楼”。更楼有大小多寡的不同，但建筑形制则同一“规格”：方形，三层，高约15米，每层四周只有炮眼而无窗牖，墙为四隅青砖石灰和糯米浆砌筑，莫说土枪土炮，纵有轻重机枪也能抵御。所以更楼既便于远望俯瞰敌情；又便于居高临下的反击。故以其说是更楼，不如说是堡垒。这种建筑物，只有大村庄中的地主庄园才见到，更楼一般建在大院高墙的墙角，与之相连的便是谷仓和地窖。更楼虽属地主庄园的象征，但对盗匪多少起到震慑作用。在非常时候，它又成为村中乡兵的公用物。所以凡有更楼的村庄，如龙潭、马栏、包家、白屋等村，都是治安实力较强的标志，未有或者极少有被劫的纪录。土改后，更楼已成历史陈迹了。

更楼的另一种作用，是抗御外侮的军事设施。冠头岭主峰所以有“望楼岭”之名，是在道光年间设建有一座望楼之故，直到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法舰封港时，望楼一直都为我边防军派上用场。抗日战争时期，守军警戒涠洲岛敌情的“监视哨”也设在此处，虽然清朝望楼旧构早毁，但“监视哨”楼也起到旧望楼的多少作用。

追溯更楼普建的历史，是从嘉庆开始；到道光、咸丰之间，合浦、北海山寇海盗最猖獗之时；官府在“官为民守，不若教民自守”的思想指导下，从而大力组建并予强化团练，实行群防群治，民间更楼是这种时期内的产物。这个结论，有当时任合浦知县，剿匪最力的马倚元一首诗为证：

海畔阴云惨不流，
游魂时复荡轻舟。
年来堵御资长策，
处处人家设望楼。

(《北海日报》1996年7月13日)

北海农村治安武装回眸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败亡，两广各地原来揭竿响应的绿林与帮会，余党星散，重新纠合，占山为王，划海为界。其中部分与政治完全脱钩，纯属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匪帮。期间横行十万山区和六万山区的著名匪帮有刘八、方晚、李士昌、李士奎、张嘉祥等股，他们分合不定，甚至勾结衙役作内应，故官兵难以征剿。清末至民国时期，先后肆虐北海的悍匪有刘芝华、黄三楂、罗汉初、胡须五；海寇有曾高三等股。分别以“天地会”“保神党”和“三点会”等名堂招纳匪众，剽掠村庄，截劫商船。破坏生产，民不聊生。

团练是民兵之始

历代官府用严刑峻法与剿抚兼施策略对付，奏功甚微。咸丰初，曾国藩在湘乡编练团练成功地镇压太平军，各省竞效。广东在粤北举办“升平社学”，首开两广团练先声。团练，意为团集训练地方民兵。多属地主武装，亦有乡民治保的组合，或者两者兼之。“经费不出于官”。皆为乡民(地主)自筹。合浦北海从道光七年(1827)知府张育春创办“团区保甲制”开始，即有民兵组织，比湘乡团练还早，可见合浦匪患之甚。这些纯由农民组成的团练，平时把犁耕稼，遇警拿枪战斗，有时还配合官兵征剿。虽然也曾为地主和官府利用镇压起义武装，但更多地起到除了御匪保境，还有对抗外侮，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例如光绪十一年镇南关大捷、平息北海“教匪”事件、驱走封港法舰等，皆团练之功。故把团练与地主反动武装划等号，未免以偏概全。清朝至民国，团练成为广大农村的保护神。

七星多治安村规民约

民国初年，北海匪患甚烈，各村自行联合防范，拟订村规民约。民国七年(1918年)，合浦县知事邓瑞徽把北海七星乡民治安村规 22 条勒碑布告，以昭永守(碑由笔者发现，今收存市文管所)，凡警戒、联络、集结、剿捕、抚恤、奖惩、武器、经费等内容无不周备。不失为北海村民“群防群治”的历史铁券和珍贵文物。

包家村民围捕土匪目击记

1938 年日寇压境，笔者随父母避居包家村。某夜，全村沸腾。户主一年过七旬的妈仔动作敏捷地肩佩二支“土七九”，跟着年壮力强的村民跑，并分派某人“关紧勒门”、某人“快上更楼”，指挥若定，青年人均听调遣。天明，人枪陆续回村，下田无误。据说当夜放哨人报告，有贼帮路过，故配合他村进行围捕。贼帮闻风逃脱。难民住下相安无异，均赖农村民兵保护之功。

(《北海日报》1996 年 7 月 27 日)

“芦沟桥事变”当年北海发生的事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举国震动。地处南陲的北海，所受的冲击并不逊于华北前线。其因有二：一、北海向为日寇垂涎瞩目之地；有商业和侨民的渊源；而且有“中野事件”的宿怨。二、地理位置的原因：特别是处于敌人海军优势威胁之下。因此，人心浮动，谣言纷起，机关学校和官商豪绅均作内迁准备，商业顿形衰落，不幸的和怪诞的事件接连发生：

七月间，北海、廉州各地谣传，鲜鱼肉中有虫如发丝，形如蝇蛆而头红。人民相诫不能食，渔民叫苦连天，神棍和会道门分子乘机加油添醋。说什么刘伯温预卜大难将到。海龙皇报信，非做七昼八夜的“功德”禳灾祈福不可免。于是各大庙宇香烟缭绕，法器齐鸣，好不热闹。

八月，“社王公流眼泪”的奇迹哄动了市区。原来，而今中山西路与建设路交叉口交通亭以西，土地神龛后的大榕树下，在晴天的傍晚忽然下“雨”如注，树阴覆盖之地尽湿。一时围观者填街塞巷，啧啧称怪。于是“社王公流泪。是兵反贼乱凶兆，北海要遭劫”的说法不胫而走。事后查明，所谓“社王公流泪”是因为密集于一树的知了一齐撒的尿！

九月廿七日，日军战舰首次侵入冠头岭外，发炮轰击我海岸，击毙边防军黄亚全一名。北海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集会追悼并声讨日寇暴行。

北海警察局于是派出“警察勇”多名，向各大商店挨户口头宣传发动，所有民房墙壁和屋顶一律要刷上黑灰，据说这是使敌机无从辨认空袭目标。一时市面黑烟脱销，泥水匠十分行市。又命各店户按店员人数，各人削制竹签二十支，浸透牛尿后备用，必要时把它插在海滩隘口处，据说可阻止日寇登陆云云。

当时还设防空监视哨于冠头岭上，市区东、西各点均设警报站，把各大庙宇的大钟征集悬挂各处，一遇空情，即打钟报警，市民疏散。

十月二十日，敌舰第二次入侵北海，次日炮击涠洲岛，二十二日，敌机首次空袭，轰炸七星江桥，投重磅炸弹一枚落入附近田野，弹坑深丈多，未伤人。二十五日，敌舰第三次入侵至地角海面，无异动而去。二十九日，敌机第二次空袭，投弹一枚落于外沙“龙母庙”附近，炸死正在那里卖葱菜的沙湾村民和蛋家艇婆各一人。与此同时，市区内霍乱流行，死人不少。

这是笔者所知的“芦沟桥事变”发生当年的本市的一些情况。

(《北海日报》1985年9月7日)

五十年前的“北海女壮丁队”

1938年春，重建不久的中共北海党组织，为了打开工作局面，通过共产党员赵世尧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以抗敌后援会总干事的合法身份，设法把党员李梓明同志安插到镇公所当副镇长，利用镇长黄元火召出面组织成立“社会壮丁训练队”，宗旨是配合驻军守土抗战，目的是使党能掌握到一部分民众武装为我所用。社训队成员是青壮年的店员和社会上进步的男女青年，强调自愿参加，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受训制度。参加的有百多人，分男、女两个分队。女壮丁队有队员约30人。分队长姓梁，骨干分子能记起的有何醒予、陈英源、蔡秀英、罗永英、罗远芳等人。为了掌握武装，通过第五区署区长刘瑞图向第八区专署专员兼自卫团司令邓世增建议拨给社训队枪支弹药。邓世增又向北海驻军175师1045团请求酌给步枪和子弹若干以为社训队训练之用，但为数甚少。故壮丁训练时只好用木枪代替。

女壮丁队的领导们不惬意男壮丁的黑色军装。为了标新立异；更主要的是为了配合军事需要。便自行设计女服：除军帽脚绑同男装外，衣为双钮包襟，裤为马裤，一律草青色。队员们个个短发，洗尽铅华。出操和游行时，队列整齐，步武豪迈，红姿英发，精神抖擞。市民们无不瞩目称赞。其实人们称赞的不止是她

们出类拔萃的军容，而是她们的进步思想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女壮丁队员们绝大多数是“抗敌后援会”和“抗敌同志会”的成员，因此，北海各项救亡活动，女壮丁队员又是最活跃的骨干分子。为推销救国公债，她们是出色的推销员。献金运动，她们是献金台上的一枝花。歌咏、话剧，她们中的陈英源是著名女主角，蔡秀英、罗永英是女中音的歌唱家。民众夜校，她们又是积极无私的教师。这是女壮丁队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另一原因。

女壮丁队的活动连续了一个年头，后因钦州沦陷，北海疏散，队员各走各的路而停止了活动。

(《八桂香屑录》1992年3月)